



女子大学的流莺

大薮春彦著 意天译 群众出版社

女子大学的流莺

(日)大薮春彦著
意 天译

群 众 出 版 社

1991.10

内容提要

庄严肃穆的羽衣女子大学校园中，出现了一个极为秘密的卖淫小组。每当夜幕降临，体态婀娜、容颜俏丽的“流莺”们在宿舍里偷偷接客，赚取金钱作为假期旅游费用。不幸的是，校园内连续发生女大学生神秘被杀案件。凶手无影无踪！案情扑朔迷离！刑警片山在调查此案中与纯情美丽的女大学生雪子相恋，案情意外获得重大突破。然而结局却大大出人意料，凶残的神秘杀手原来是……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校园里的“流莺”	(4)
第二章 通灵性的三色猫	(54)
第三章 刑警和他的恋人.....	(124)
第四章 神秘杀手是谁.....	(183)
尾 声.....	(235)

引 子

“喂，快进来吧。”

由美子打开门，自己先进到屋里，打开灯，便开始催促站在门外的男人。那男人迟迟疑疑，晃荡着脚步，缓缓地走进来，好奇地环视着整个房间。

房间里弥漫着浓烈的脂粉气，很显然，是那种单身女人的公寓。

“寝室在里面呢。”

由美子一边催促着，一边走进厨房兼餐厅。见那男人还在犹疑着，便有些不耐烦了：

“快进来呀！”

在那个男人脱鞋的时候，由美子已大大咧咧地进了寝室。看来，她对这幢房子非常熟悉。

由美子一屁股坐在床上，取出一支香烟，点着后就只等着开始。

那个男人无论从哪个部位看，都属于平常的类型。他看上去有四十多岁年纪，象是个正直的国家公职人员。这种人无论

在工作单位还是在家里，肯定是个名副其实的优秀职员和模范丈夫。直至此刻，由美子还在怀疑这个人会干花钱抱女人这样的事情。可是……

“请进来吧。”望着呆立在寝室门口不敢挪步的那个男人，由美子甚至有点可怜他了，轻轻地招呼道：“这可是朋友的屋子啊，如果不快点，朋友就要回来啦。快进来，把门关上。”

一副可怜相！真不敢相信他能付给三万日元。她甚至有点担心了：这个人有三万日元吗？不过，他穿的风衣倒是挺高级的，而且看上去也不象个搞蒙骗的主儿。

“喂，还不开始？要是我们正干得开心的时候朋友回来了该多不好啊。她还没有恋人呢。要是让她受了刺激不是太可怜了吗？”

由美子想让他放松一下，便这样和他开了一句玩笑。然后把香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站起身来，背对着那男人开始脱衣服。今晚要是能进三万日元的话，去关岛旅行的飞机票就有了。虽然干这个也挺辛苦，可要是做那个平淡的勤工俭学，一年也赚不到这个数。没办法，还是对付着来点快的吧。

由美子想，对方是不是打算亲自为我脱衣服呢？看上去老实巴交的人，在床上不一定老实。这个她有经验。又一想，那样怪麻烦的。就一下子全脱光了。转过身说：“喂，你也脱呀。”

那男人手插在风衣袋里，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就象一尊蜡像，一张毫无表情的面孔，简直就象个木偶，一点情绪也没有。

“你怎么啦？”由美子急起来。他在磨蹭什么呢？

“快点呀！总这样我要感冒啦。到底还想不想玩儿啦？……”

她的话猛然停住了，眼睛瞪得溜圆，死死地盯着那男人。此刻，他的手正慢慢地从衣袋里掏了出来，手里捏着一柄亮闪闪的银白色的匕首……

宽子抬头看见从房间窗户透出的灯光，皱了皱眉头。怎么，由美子还没完事呀！她看了一眼手表，已经午夜一点了。说好了房子借用到十二点，简直一点信用也不讲！

她走上楼梯，来到门前，又犹豫了一下。以前，她曾因突然进去而和一个一丝不挂的男人撞了个满怀。现在一想起那情景，还有些后怕。所以只得耐着性子继续等着。又等了好一会，实在有些耐不住了，才轻轻地试着去开门。她吃了一惊：门根本就没插，侧耳细听，也没听到什么动静。难道都睡着了？怎么门口没有男人的鞋？宽子小心地进了屋。她把从自动售货机买来的牛奶放进冰箱，然后来到寝室门口，轻轻地唤道：“由美子，该起来了。”她打开了门。

她没能喊出声，只睁大眼睛，使劲地用手堵着嘴，跌跌撞撞地向后退，象散了架似地一屁股坐在了地板上。她拼命地爬着，双膝慢慢地往门口挪，可还是忍不住呕吐了。好不容易站起身，晃晃悠悠地来到走廊上，这才喊出了声：“杀人啦！杀人啦……”

第一章 校园里的“流莺”

1

“小姐，老头子叫你呢。”

片山费力地抬起沉重的眼皮，朦朦胧胧地看到了同事冈田的脸。

“什么事？”

“老头子叫你。”

“啊……”

片山是个年方二十八岁的小伙子，能干且充满活力。他身材长得又高又瘦，有一张娃娃脸，一双长腿走起路来总是迈着重大的步子，使人联想起长颈鹿。他的眉毛细长，温和的脸上长着两只圆圆的大眼睛和一个可爱的鼻子，给人一种温柔女性的印象。正因为这样，他得了个“小姐”的绰号。

“您找我吗？”片山从座位上慢慢地站了起来，站在搜查一课科长三田村警视面前。

“啊，你坐吧。”

三田村是个令人感到亲切的长辈。他相貌平常，但在警视厅，几乎是个人人都公认的能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确实称得

上是个性情温和的上司。可一旦发起火来，他那雷鸣般的吼声可真叫人不寒而栗啊。

片山小心地坐在那把咯咯作响的椅子上，窥视着老头子的表情。啊，此刻好象还不错，虽说不上是晴空万里，但也不象是马上就有电闪雷鸣。

“有项工作打算让你去做……”三田村从书堆后抬起头。

“是三天前发生的那件杀害女大学生案吗？”

“是的。”

片山急了，忙说：“这个我可不行……”片山本来还想推托一番，见三田村根本不理他的茬，只得住了口。

“要查出罪犯，看来还需要费些力气啊。”三田村继续说，“虽然列出了嫌疑犯的名单，可人数太多呀！”

此刻，三田村在说什么，片山一句也没听进去。他想起了三天前的那件惨案的情景，感到恐怖不已。是啊，凡去过现场的同事，一个个都吓得面色苍白。整个房间如同一片血海，女大学生的尸体从床上搭拉到地上，胳膊、脑袋倒挂着，因恐怖而睁大的眼睛看上去简直就象还活着一样，内脏从被切开的下腹部里流出来……

“因此，要拜托你办这件事——喂，你怎么啦？”

“啊……是……”片山脸色铁青，汗珠不断地从额头上冒了出来。

三田村见这情景，很有些生气：“瞧你这副狼狈相！真没出息。我当了这么多年警察，还头一回听说一名堂堂刑警看到流血会引起贫血。真是笑话。”

“说起来真惭愧。”

“好啦，别害怕，我是叫你去调查那个案子，又不是让你去

吻死尸。”

“是。”

“被杀的栗原由美子是羽衣女子大学的三年级学生。你大概也听说了，她是借朋友的房间在卖淫。哎，这好象成为当今高薪、省力的勤工俭学的手段了。……对此，校方强烈要求不要在报纸上公开透露。”

这时，片山想起了报纸上曾报道过的类似事件。

“羽衣女子大学文学部长森崎是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他希望一定要把被害姑娘的卖淫案件查个水落石出。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而我又不能放下这成堆的工作不管，只去办那件事，所以打算让你替我去听听情况。”

“明白了。”片山完全恢复了平静。只听听情况，这当然没什么。

“你要认真听，然后汇报。就是说，我们尽力按他们的希望去做。”

“是！”

“这样一来，总闻不到血腥味了吧。”这话虽然片山也听出了点讽刺味道，但他毕竟是放心了，接受了。

“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了。森崎可能正在等你，快点去吧。”

“是！”

“是羽衣女子大学。”

“我知道了。”片山从椅子上站起来，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似地问：“是女子大学，那学生都是女的吧？”

“我还从没有听说过有男子上女子大学的呢。”

片山的脸色又变得苍白了，就象经常变色的红绿灯。

“警视……我简直对付不了女人……我一到女人聚集的地方就头痛和发晕，马上就想吐，有时还出现荨麻疹……”

片山看到三田村的脸色变得可怕起来，象是出现了“雷雨云”，于是就闭口不语了，起身就走。刚走了几步又站住了，问：“我怎么去呢？”

三田村表情急躁地瞪了他一眼，从兜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把夹在里面的一张小纸片递给片山。

“这是地址。你可以坐出租汽车去。”

“能给我报销出租车费吗？”

“可以。”

好极了，这下我可以睡一会儿了。片山看着纸片走了两三步又停住脚。

“还有别的事吗？”三田村不耐烦地问。

“这个地址……”

“错了吗？”

“不，我是说学校的邮政编码是多少？”

“你可真麻烦！”雷神爷发火了。

片山赶忙溜出来了。

“给我开到这儿。”片山一上出租车就把纸片递给司机，然后一副没事人的样子一屁股躺在座位上。那么我还是先睡一会儿吧。就闭上了眼睛。可是出租车却一动也不动。

“喂，还不开，这车？”

“你到哪儿呀？”愁眉苦脸的司机把纸片递给他：“炸肉排大碗饭：三百五十元；炸虾：四百元……有这样名字的地方吗？”

“啊，错了。是这个。”片山忙把记有羽衣女子大学地址的纸片递过去，要回了食堂餐券。

“是羽衣女子大学吗？……你是刑警？”

“是的。”

“你是去调查最近发生的女大学生被杀的案件吗？”

“就算是吧。”片山有点装腔作势地点点头。

“那儿可很远啊。”司机一边将车挤进车流里，一边说：“乘公共汽车不是很好吗？这样太浪费。”

片山惊愕不已，还没容他开口，司机又接着说：“这出租车费是警视厅的税款吧？”

“啊……可以这样说，但是……”

“希望你能爱惜地使用啊！”

片山有点愕然：“照你这么说，我不该乘出租车，是吗？”

“哪里，我只是想请您把剩余的税款还回去啊！”

莫名其妙！简直不可思议！片山冥思苦想，也不明白司机这是为什么。于是只好呆呆地眺望着窗外，竟一点睡意也没有了。

九月刚过的天气，明朗而温暖。中午的阳光照射人们的身上，给人以无限舒心顺气的感觉。

唉，我为什么不能象他们那样成为普通的靠工资生活的人呢？为什么偏偏干上了警察这一行呢？既辛苦，工资又低。

片山太郎的父亲曾被人们称为冷酷的刑警。在警视厅也是个有名的干将。他是在一次抓窃贼时以身殉职的。临终前曾对片山留下遗言：“你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警官。”那时，片山刚二

十岁。由于母亲也早逝，片山只有和比自己小七岁的妹妹晴美一起生活。遵照父亲临终前的遗言，干上了刑警这一行。

不过，促成片山当上一名刑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父亲的同事，警部的三田村曾同父亲有约在先：“一定收下你的儿子。”三田村在片山的父亲死后，倒是认真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就这样几年过去了。晴美二十一岁了。她从短期大学毕业，一直在一家大百货公司做售货员，完全长成了一个大人了。片山的起居吃穿，全靠她的照顾。

“晴美总不能老这样照顾我啊，也许有一天，她会说出要去照顾另外的哪个家伙呢？要真是这样，我每天的饭怎么办呢？”片山一边呆望着窗外，一边这样想。说起饭，今晚吃什么呢？还吃昨天晚上剩下的吗？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车开进了学校。不一会儿出租汽车猛然停了下来。

“就是这儿。”

“谢谢。”

片山象是带着一种内疚的心情付了钱，然后接过收据下了车。

由于是大学，他想大门的造型一定会很漂亮。可是周围却没有一处象是大门。从大街起，那完全被树丛夹杂着的碎石路，就已经是羽衣女子大学的校园了。倘若没有那块写着学校的名字的普通牌子，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是站在校园中了。

学校四周是一片居民区，但却没有一点拥挤的感觉。好象到处是宽敞的庭院，高级的住宅。假如这里没有那些高高的建筑物偶尔遮挡着这些庭庭院院，那也许会显得更加诗化。

片山走在碎石路上，似乎感到有些兴致勃勃。可当他一看到几个女大学生叽叽喳喳说笑着从对面走过来时，刚才那种兴致便一下荡然无存了。他低着头，可又担心会与对方相撞，就把头低到只能看到对方脚尖的程度。女学生们的笑声近了。片山的心怦怦地几乎要跳出来了。就在相错的一瞬间，她们的笑声忽然停止了。“一定是在看我呢！”片山想。他静静地等对方走过来，直到渐渐拉开了距离，心跳才恢复正常。忽然，他听到背后传来了姑娘们的笑声。“一定是在嘲笑我呢。”他心里想。

2

“让您久等了。”

文学部长的女秘书出现了。她同坐在走廊长椅上的片山打了声招呼，很客气地通知他：

“文学部长回来了，请。”

“不客气。”

秘书没有给片山一点儿恐怖感。虽说她是个女人，可既不年轻又缺乏性感，象是缠着一块粗布的原木。

片山穿过秘书的小房间，正要推开写有“文学部长室”的里屋门时，一个怪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咦，怎么门右下方有一个约二十公分见方的口子？它不象是开的洞，倒象是装了合页开关的双动自止门。再回头看看从走廊进来时的门，也是一样。这会是什么把戏呢？片山有些惑而不解。

片山走进文学部长室时，神情立刻严肃起来。宽敞的室内铺着深色的地毯，座落于中央的会客室几乎可以说有点王朝的味道。靠墙两侧摆放着书架，上面摆满了书。其中有一大排皮

革封面的厚书，看上去决不会是漫画和周刊杂志，从套间那沉甸甸的桃花心木的办公桌后面站起了一位与这房间格调十分协调的绅士。

“我是文学部长森崎智雄。”

那个瘦高个绅士绕过桌子，微笑着向片山走过来。他年龄大约有四十多岁，身穿一件十分合体的西装。西装色调素雅，面料高级华贵，做工精细考究。

“您是从警视厅来的片山君吗？刚才接到了三田村君打来的电话。劳您大驾光临，实在是不敢当。请坐。”

“不客气。”片山感到有点慌乱，他坐到了安乐椅上。

“您吸雪茄烟吗？”森崎打开精美的香烟盒送到片山面前。

“不，不用了。”

“是吗，我也不吸烟，这是来客时用的。您等一下。”森崎按了下办公桌上的内线自动电话，“大岛君吗？请煮两杯咖啡来。”

对于森崎的殷勤接待，片山有些惶恐不安。总觉得这个人大概是把自己搞错了，以为是个多么重要的大人物。自己应不应该明确地告诉他，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刑警而已呢？

“今天请您来不为别事，我想您大概从三田村君那里也听说了，前天被杀的栗原由美子小姐是我校的三年级学生。她计划在十一月的假期里去海外旅行，为了挣旅费，好象是出了一起卖淫的差错，对于学校来说，这实在是一件丢脸的事。”

“是这样。”

“不过，大学生已是成人了，对于她们在校外的一切行为，我们不想过多干涉。”停了一下，他又接着说：“这样一来，似乎就遭到了社会上的责难。虽说学生这样做我不会责令她们退

学，但还是应该告诫她们，那样做可能会碰上精神病患者或染上疾病，甚至怀孕。实在是一桩划不来的买卖。”

片山对这位文学部长有点感兴趣了。看来，森崎是个很理解青年的人。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守旧的仍为多数，可森崎这个人却似乎有些与众不同。

“不过，有件不放心的事，”森崎皱了眉头，接着说：“栗原小姐是在同班的三崎宽子的寓室里被杀的。在此之前，三崎宽子好象就已借房给栗原小姐好几次了。所以，有时……”

秘书端着咖啡走了进来，森崎打住了话题。

“哎，对不起，实在是不想公开啊。”

秘书走了以后，森崎端起那精美的咖啡杯喝了一口，然后继续说道：“有时三崎同学开玩笑问：‘你经常能找到客人吗？’栗原同学回答说：‘是呀，总能领到活儿的。’”

片山终究是个刑警，他明白森崎话里的含义，那就是还有其他什么人在关照着栗原由美子的卖淫。

“那么说会不会与暴力集团有联系呢？”

“三田村君说不象。如果与暴力集团有联系，大概就应该有比卖淫收入更好的活儿了。”

“当然。”

这会儿，谁是刑警都有点弄不清了，片山感到有些自卑。

“三崎同学还听说过一个有趣的笑话呢……”

这时，门那边扑咚地响了一声。

“怎么，是福尔摩斯吗？请进来吧。”文学部长象与朋友打招呼似地用轻快的语调说道。

片山回头一看，见从刚才觉得奇怪的双动自止门处露出一只猫脸。怎么，是猫的出入口吗，难道在这所大学里还允许饲

养猫吗？

“这是我养的猫。进来吧，快问客人好。”

猫用脑袋顶着门，以一种奇怪的眼神盯着片山，不一会儿它钻过洞来。这是一只三色花猫，身材苗条，配色也独特。背上几乎全是棕色和黑色，腹部却是白色；右前腿是乌黑色，左前腿却是雪白色；鼻梁笔直高耸，脸上精确地分成了白、黑、棕三色，一撮胡子显得很有生气。也许是在这里饲养的缘故吧，皮毛泛着丝绸般的光泽，很是好看。

被称为“福尔摩斯”的那只猫别说问候了，简直就没把片山放到眼里。它步履轻盈地走进房间，轻轻一窜，跳上桃花心木的办公桌，然后用尾巴把放在桌上的书、纸推到一旁，腾开地方就蜷成一团睡了起来。

“真拿它没有办法。”文学部长笑着说道，“真对不起，明明是只母猫，却一点也不招人喜欢。”

“这是你饲养的吗？”

“我单身一人住在学校里，有时真感到寂寞啊。所以，养了这只‘福尔摩斯’，纯粹是聊慰寂寞而已。”

“是这样。”片山仔细地 looking 蜷曲在办公桌上的母猫，觉得至少比那位女秘书要有女人气些。

“请您接着刚才的话继续说吧。”

森崎依然用沉思的语调说：“三崎同学曾劝栗原同学还是放弃了这种事情为好。有一次当三崎正絮絮叨叨地说她时，栗原同学反驳道：‘可宿舍里面多得……’说到这儿，据说她又慌忙闭上了嘴。”

“说学生宿舍？”

“学生宿舍在校园内，住着外地来的学生，目前暂时还不能